



列傳卷第十二

宋史二百五十三

開禧置司正積國領國事書省丞相樞密院史領經筵書局總制院等本

勅修

折德良

子御勳御卿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友

子全照

折德良世居雲中為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  
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任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其  
真府州時署德良為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  
府州為永安軍以德良為節度使時從阮鎮邠寧父  
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顯德中德良率師攻下河市

鎮斬奔軍五百餘級入朝以其弟德慮權總州事時  
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慮迎謁且請遷內地世宗  
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德慮未至德  
慮又破奔軍五百餘于沙谷砦斬其將郝章張釗宋  
初德表又破河東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  
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元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  
其將楊麟二年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御卿  
御勳字世隆德表鎮府州日表為右職德表卒以御  
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太  
原御勳詣行在謁見以為永安軍留後四年以郊祀

來朝禮畢歸鎮九年郊祀西洛復來朝道病後期改  
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四十贈  
侍中

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為兵馬都校御勳  
徙鎮召為閑廐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  
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苛嵐軍擒其軍使折令  
圖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  
馬延忠等七人遷崇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為府  
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衆萬餘  
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汭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

契丹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擒其吐渾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臣謀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謀知之且為李繼遷所誘率衆來侵以報子河以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

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家異保及惟昌所部毀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弄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

字四百三十一  
吳道真才辨  
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  
等破賊若護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若時  
契丹方圍苛嵐軍聞敗遁去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  
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  
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  
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為援  
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若背風沙而行時疾已亟  
猶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焉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  
弟惟忠繼之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  
供奉官擢閣門祇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為六宅使知

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再遷左藏庫  
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資州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  
雲麾將軍卒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  
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  
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為寇至惟忠堅  
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既卒錄其  
弟姪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久之特贈惟忠  
耀州觀察使寶元中繼宣坐苛虐楛刻種落嗟怨絀  
為左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為  
西京作坊使嗣州事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

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厓壁峭絕阻河賊緣厓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圍豐州豐州遂陷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宮苑使普州刺史未幾護送麟州戍卒冬服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繇間道歸會赦止奪宮苑使後復官領果州團練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

繼祖為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五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為借職弟繼世少從軍為延州東路巡檢嵬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懃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為然以左驍驍使果州團練使卒諸司使無賻禮詔以繼世蕃

官捍邊有績特給之從子克行

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将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鑰而西大酋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為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効釋不問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按晉州

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為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既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為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弁上二議卒用克行策城成謀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

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鄙延郭達見之歎曰真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從种諤出塞遇敵馬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鬪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于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羌夏人

十萬人寇可適先徇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得回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磴回以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迺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毋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蘭州鎮戎軍渭帥章綬合熙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為副熙州兵千人失道盡死文振歸罪於可適綦



即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軍法哲宗不許猶削十三官而罷惇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鬼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二酋以畜牧為名會境上可適謀知之遣兵夜往襲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為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為西安州遷可適東上閤門使洺州防禦使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帥鍾傳行邊為敵所隔以輕騎拔之得歸傳議取靈武環慶亦請出師命可適將萬騎往即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夥而慶兵不至乃引還詔使入覲帝以傳策訪焉對曰得之易守之難富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既固然後可圖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都虞候大城蕭關與傳議齟齬會覆師數百于踏口傳劾之貶鄭州觀察使俄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使轉運使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砦分築塲圃置芻粟五百萬可適以費大難之又欲借車牛以運及致十萬斛於熙河皆矣其意乃中以疑謗召為佑神觀使明年復以為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祕閣參軍事數月而卒年六十一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別

有傳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暉朔方節度封衛王繼業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隨父歷邠孟及再領朔方皆補牙職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為朔方軍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朔方節度靈環觀察處置度支温池榷稅等使恭帝時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劫畧羌夷羌夷不附又撫士卒少恩繼業慮其為變以太祖居鎮日嘗得給事乃豫徙其孥闕下建隆初來朝連以駝馬寶器為獻開寶二年

賜詔獎諭拜靜難軍節度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吏民立碑頌其遺愛太平興國初來朝封梁國公留京師明年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為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衆來歸承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刺史遣軍校詣闕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禽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衆萬餘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益衆以功授本州

團練使以乞黨族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為歸德即將  
 沒細大首領越移為懷化大將軍瓦窰為歸德大將  
 軍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于河以自是諸蕃  
 歲修貢禮頗效忠順景德初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遷  
 本州防禦使以還自承美內屬給奉同蕃官例至是  
 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未幾  
 被疾遣中使挾醫視之大中祥符五年卒贈恩州觀  
 察使六年錄其子文寶孫懷筠以官初承美養其長  
 孫文玉為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領上言文玉  
 曉達軍政請令襲承美任下蕃漢議議同以為侍禁

知州事文玉父文恭時為侍禁在沂州表訴其事詔  
 改文恭為供奉官九年承美葬詔以緡帛米麴羊酒  
 賜其家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為金明鎮使  
 繼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集眾寇清  
 化若繼周率眾敗之殺三千餘人補殿前承旨雍熙  
 中又與侯延廣敗末歲末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  
 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茶綠明年討李繼遷命開  
 治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族帳首領二十餘人率所  
 部入夏州敗蕃兵數千於石堡若以功轉供奉官復

字四百一十一  
本中州  
加恩賞仍賜官第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砦最  
居邊要遂規修築砦城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  
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斬首俘  
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線雕  
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為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  
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  
使三年復為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  
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砦解  
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騎入鈔  
繼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周受詔率

兵會李繼福擒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  
卒年六十七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邊臣  
言其子殿直士彬遜慝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為  
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為巡檢都監  
以左右之士彬後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砦  
解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軍而  
潛兵襲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兄士紹至內殿  
崇班士用至供奉官閣門祗候李繼福者亦與繼周  
同時歸順授永平砦砦村軍主以戰功歷歸德將軍  
領順州刺史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業農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山者當易州中路舊有城堡邊人賴之以避寇山中蘭若有尼姓孫氏名深意有術惑衆行友兄子方諫名之為姑師事之甚謹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以其術然香燈衆民漸衆自晉少帝與契丹絕好邊州困於轉輸逋民往往依方諫推以為帥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為東北西招牧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為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多所

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庸城破飛狐砦契丹頗畏之邊民千餘家賴以無患然亦陰持兩端以圖自固已而晉師失律薊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構也契丹授方諫定州節度行友易州刺史尋以蕃將耶律忠代方諫於雲州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契丹北歸焚劫中山方諫自狼山率衆復保定州歸命於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秦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行友嘗遣都校王友遇巡警於石河與契丹遇殺百餘騎又嘗獲其刺史蔡福順清苑令王璉乾祐中契丹復犯塞行友禦之

俘殺數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且請自效廼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周祖受命行友屢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為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任欽以獻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閭門副使武彥節馳

騎會鎮趙之兵稱巡邊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闕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就第鞫之得實下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遣使馳詣狼山輦其屍師之屍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兄子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四年秋詔免行友禁錮未幾以郊祀恩起為右龍武軍將軍乾德二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方進至德州刺史子全照全照字繼明以蔭補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檢俄隸

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歷靜戎威  
 虜二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  
 無知威虜軍連為廣韶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  
 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  
 俄護屯兵於夏州無知州事召還為登萊路都巡檢  
 使遷左藏庫使延州監軍無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  
 事咸平初入掌軍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為涇原  
 路鈐轄無安撫都監是冬徙并汾等州都巡檢使三  
 年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為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  
 度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閤門使復為環慶路鈐轄

五年將城綏州以慕興為綏州路部署全照為鈐轄  
 既又慮全照素剛執與興不協乃以曹璨代之既調  
 兵夫二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又嘗命度地河北  
 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寧邊軍南武  
 強縣側凡二處上重於興役止命營安平南徙置祁  
 州俄知天雄軍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禦戎之要命  
 為平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  
 人取其嘗所保薦者王德鈞裴自榮共事焉景德元  
 年上幸澶淵命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馬步軍鈐轄無  
 天雄軍駐泊無管勾東南具冀等州鈐轄全照言若

敵騎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乃傳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賊即分兵給之既而邊騎果逼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勞慰時契丹請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帳議事全照疑非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不遣故德清軍不能守吏民多為賊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將帥還師併至府城全照令以次雙行入門魏能不從其約率兵馬全入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欽若入朝就命全照知軍府事以城守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進東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全照形短

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議已今授此州似涉譏誚乃改焉三年為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因徙全照知永興軍府仍拜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駐泊鈐轄全照許州有別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遷引進使踰歲表求歸朝命掌閤門客省四方館事四年車駕西幸留為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



二百一十七个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  
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  
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  
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  
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  
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為西  
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位種落亦  
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戍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  
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  
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味  
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列傳卷第十二

三十一

列傳卷第十三

宋史二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重事 前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脫等奉

勅修

侯益

子仁矩 寶張從恩

張從恩

卮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溥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為業唐光化中李克用

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

校擢為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

洛州為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

三百九十三  
指揮使梁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鬪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寧州刺史入為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時夏帥李仁福卒子

彛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遽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為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出為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召為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為之

不流從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克鄴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城降移鎮潞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為將相鄉勲賢里九月徐州大火益出金粟振之明年徙鎮秦州克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請為先鋒下秦成諸州益聞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遣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疑為邊患議徙於內

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為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契丹主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漢祖即位加無待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為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齎書招益復遣綿州刺史吳崇暉厚遺之崇暉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及何重建為帥遣崇暉奉表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昶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至卧

內謂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携貳爾往至彼如益  
來即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即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  
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即謀入朝會聞  
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  
渥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  
可小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為已甚之事乎况侯  
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  
曰子去勿為游說吾將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即率數  
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  
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

肇輩言景崇之橫怒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  
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  
屬在城中餘七十口悉為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  
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兵不宜  
輕出况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  
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  
為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張彥  
超間進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  
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鬪志又占候不祥乃  
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黃順初封楚

四百八十一  
國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  
老以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太  
祖即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  
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  
八十贈中書令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仁愿  
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  
興右屯衛將軍仁愿子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  
仁矩從益為商州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  
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職從益歷潞徐秦  
三鎮開運初入為檀毯使出為天平行軍司馬漢初

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為之  
空民情悅服任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為泗州刺史改  
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宋初歷祈雄二州刺史治軍  
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  
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  
士及第

仁寶以陰遷太子中允即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  
隙普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  
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  
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

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為然遂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為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方

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與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修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為用戎人畏服遷閣門祗候會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

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為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為延廣所殺群盜率氣

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溥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為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老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嘗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徇強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



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餽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一聞之為出涕賙賻甚厚以其子為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閣門祇候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

徵時嘗隸存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為右金吾衛將軍未幾改刺貝州遷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襄陽以從恩為行營兵馬都監少帝嗣位襄陽平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有輿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擾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

四子令九  
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  
威合兵三萬北伐開運初改天平軍節度契丹復擾  
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充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  
鎮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欲降從事高防  
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乃棄城而去  
巡檢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財以城歸漢祖漢祖至汴  
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  
以安慰之尋拜右衛上將軍奉朝請周初遷左金吾  
衛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  
太師封褒國公守初改封許國公久之以病免乾德

四年卒年六十九

扈彥珂代州鴈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  
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遺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  
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權為宣徽南院使未幾  
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  
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並據城叛周祖  
為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  
思綰為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  
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  
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

為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蒲人彫弊思得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縉帛請開宴不納以滑州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即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力敢喜戰鬪後唐莊宗在鎮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祖討

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清泰初移由州明年表乞罷都赴代北軍力陳不允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為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青州召懷讓至關賜襲衣玉帶為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為洛州團練使會符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為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為先鋒都

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契丹主北歸留麻答守鎮州麻答遣步健督洺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即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偽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答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剛鐵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答為鎮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給鐸云我奉詔為邢州帥今率眾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即授

以安國軍節度隱帝即位移鎮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關會北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寇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為盜殺人且辱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即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追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寃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鞫問懷讓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釋不問杖流震等俄以

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世宗即位加左武衛上將軍  
顯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即位封杞國  
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懷讓好畜馬馳馬  
有大鳥小鳥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  
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資以  
給芻粟朝夕閱視為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  
聽及死童僕皆剪面以哭蓋其俗也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  
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至  
樞密使忠武軍節度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

外孫石氏並育於六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  
贊曰是兒令器也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  
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  
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  
年禮部春榜久之延壽出鎮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  
校清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  
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  
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  
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主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又

署贊為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為河中節度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為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為公申理贊即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

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穽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即命為左驍衛上將軍徙恕邠州判官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為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冬未嘗挫衄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

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魯公綰帥十餘萬衆泝淮奄至跨山為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饒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為流矢所中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胷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團練使郭延請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

巡撫滁和之間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贊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鎮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懾服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秋命將征太原以贊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薄城下分軍四面贊扼其西偏并人乘晦自突門潛犯贊壘贊率衆擊之久而方

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傅之四年改鎮鄜州太宗即位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未見而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贊頌知書喜為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為政雖無異跡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廣順初補禁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使顯德初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曹州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南進洞屋雲梯以攻其城繼勳怠於守禦為其所敗

死者數萬梯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為河陽三城節度議者以為失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授繼勳右武衛大將軍又以其掌書記陳南金裨贊無狀并黜之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鑾即命繼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敗兵兵數百獲戰船二艘以功遷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為戰權左廂都部署前澤州刺史劉洪副之俄權知邢州恭帝即位授安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繼勳朝于行在即以為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



東熡平遙縣俘獲其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并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弟延勳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鞞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即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瑋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為行營前軍

都部署敗并人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為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分軍四面繼勳柶其南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弟繼偓亦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中為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衛率府率六年加本衛將軍領

三百九十三  
吳興才刊  
獎州刺史累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為崇  
儀副使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帥王  
檀為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為拱衛威和親從  
馬鬪軍都校天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  
為深州刺史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  
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  
登陴望之不見其際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  
陣東偏澶民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即浮

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彥容各領二  
百騎為一隊躍出而鬪元福奮鐵搥擊契丹斃者數  
人左右馳突無不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  
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  
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  
授元福鄭州刺史為權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秦州  
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  
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為右廂副排陣使晉師列方陣  
設拒馬為行營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斲糧道晉人之  
水土馬飢渴鑿井未及泉土輒壞寒契丹順風揚塵

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為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眾敵帥與百餘騎遁去以元福為威州刺史會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為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也斬褒率眾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

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護送洛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眾數萬布為三障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既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眾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為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

李俊寫

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為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眾進擊敵眾果潰元福即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雞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眾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今遠顧者斬眾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州

叛將楊溫以元福為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禦使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為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

字四百八  
即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  
州防禦使鄭璋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璋不能集  
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  
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為宿將築連城以圍充  
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  
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  
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  
拔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  
太原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為同州節度充太原四  
面壕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

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  
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為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為  
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  
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三鎮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  
卒年七十七贈侍中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  
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  
時稱驍將

趙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為列校重威誅屬周祖鎮  
鄴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為作坊副使慕容  
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為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

坊使晁自以速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  
 居常快快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軋已一日使  
 酒詣其第毀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  
 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  
 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  
 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  
 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  
 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  
 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即命  
 并晁城於州獄軍迴始赦之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

領閬州防禦使充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為緣  
 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  
 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  
 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  
 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  
 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  
 侍中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  
 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優  
 禮之再加贈典焉子延溥

延溥周顯德中以父任補左班殿直宋初為鐵騎指

字四百一十一  
卷之三十一  
命周鼎  
揮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轉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鐵騎都虞候太宗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寘于法延溥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即日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遣親吏市竹

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箠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為本州防禦使即命為幽州東路行營壕砦都監詔修緣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為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為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  
 偽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宗鯨鯢  
 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鼎為  
 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  
 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  
 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宋史二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重軍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躬奉

勅修

郭崇

楊廷璋

宋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壽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  
 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  
 為卒後唐清泰中為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  
 入為契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潞三鎮騎



軍都校開運中成太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為前鋒入  
 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  
 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  
 揮使周祖鎮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  
 使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  
 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  
 道等迎湘陰公贊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  
 北征次于澶州為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  
 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贊過於雅陽崇陣于牙門外  
 贊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  
 變

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贊召崇升樓崇未敢登  
 即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贊  
 執崇手泣俛首久之俄而贊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  
 以眾歸崇贊親將賈三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贊曰  
 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即送贊就館舍廣順  
 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為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  
 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徙升陳州為節鎮以潁州隸焉  
 命崇為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  
 不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  
 出固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為行營都部署

師還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  
 征淮南契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東鹿縣  
 斬數百級俘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  
 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  
 靜安軍宗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  
 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  
 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  
 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  
 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  
 如朕言不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為平盧軍節度重進

叛改命崇為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  
 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  
 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使知常州卒  
 次女為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令兼中書  
 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節度六  
 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兼中  
 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  
 閣門祗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為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温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

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擢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為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

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為建雄平節度在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竟拔仁義高錚等皆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萬計并入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興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為宜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為攻城具

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人約謙溥為內應既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檢使靳漢鼎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

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賜帛二百匹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為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於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投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比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

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為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子也廷璋子坦墳皆進士及第坦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墳為都官郎中

宋僊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僊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僊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僊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

也今主居輦下新米為惠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僊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奉書僊母與僊結昏即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闕時僊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僊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僊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僊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僊與左龍武

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  
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倭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  
廂都排陣使又為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舟師  
次東沛州斷蘇杭之路世宗遣倭領戰艦數百艘襲  
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  
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倭引弓射之一發而  
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為界世宗駐迎鑾命倭率  
舟師三千泝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  
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  
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

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倭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倭  
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  
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  
城南命倭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  
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倭長女為后倭本  
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為倭三年  
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  
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倭與尚食使侯昭  
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  
名召倭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

字西百令七介  
九年又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  
惲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  
謚莊惠中使護堊堡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壻女即孝  
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使元  
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並至左侍禁閣門祇候  
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  
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惲幼子元翰果詣京  
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  
先后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為殿直惟易為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

少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  
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為富家子隨之將  
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  
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  
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官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  
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  
於虜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  
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為都監賜  
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即日遣行賊平命為陝州

字四百八十一  
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  
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  
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軍裝兵器  
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  
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  
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  
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  
燕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  
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  
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

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為西南面  
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  
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  
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  
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為建雄所敗  
奔堂倉又為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  
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劔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  
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繪  
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  
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



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  
 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  
 師久駐淮陽都將趙鼎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  
 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  
 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  
 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  
 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為吳人所  
 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其城下  
 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  
 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

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  
 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  
 魯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為武寧軍節  
 度命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  
 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  
 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  
 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  
 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  
 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  
 則勢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

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  
 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  
 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廢弛群盜晝劫太祖聞之  
 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  
 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為也太平興國初  
 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  
 左金吾街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比園詔以銀五千  
 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真  
 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為國子助教  
 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

明子悅為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  
 唐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  
 岌遇害左右道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  
 人為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  
 此給資帛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  
 及移鎮太原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  
 以彥超從行天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  
 揮都虞候領家州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  
 左廂都校出為復州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

丹以彥超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  
 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續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即命  
 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陰公舊校輩廷美據州  
 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之彥超督戰艦破其  
 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劉崇於晉州彥  
 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以所部追賊  
 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眾彥超歸鎮所俄改  
 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  
 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  
 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

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  
 必死傷者眾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  
 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  
 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  
 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  
 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眾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  
 超為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  
 吳兵水陸來援殺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  
 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吳人三萬餘眾追北二十餘里  
 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

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為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為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一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

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令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

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  
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  
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  
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  
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  
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府財  
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  
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頴事晉至安州防  
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

以孝聞周祖初為侍衛吏與頴善乃以女妻永德永  
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  
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即  
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為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  
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  
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  
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泣殺永德耶永  
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  
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  
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止令壯士嚴衛然

計字四百八十八  
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  
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  
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  
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  
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  
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贍黑為雀  
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  
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  
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為軍司柴翁好  
獨寢人傳其能司寘問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

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贍  
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  
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  
妻為晉國公主授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  
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逾年擢為殿前都虞  
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  
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  
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匈奴時太祖  
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  
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眾及駐上黨世宗

四百一十  
書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  
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  
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  
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  
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  
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  
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  
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  
軍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頴為隸人曹  
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

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  
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  
之仁贍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  
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  
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  
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  
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  
果空砦出闔永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  
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  
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為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

怒遣永德率師接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眾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引輕船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眾。奪其巨艦數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

褒美之。冬擢為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



四百一十  
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  
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  
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  
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  
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  
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  
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筭  
降為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  
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為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

衆二年丁內艱起復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  
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  
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  
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  
御卸捷報至衆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  
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群  
臣乘傳出入不得賫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  
爭利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聞出徼外市  
羊為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為左衛上將軍真宗即

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為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

國大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至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

中復永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樂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發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

為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為龍捷以全斌為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為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

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  
 若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  
 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  
 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代蜀命全斌為西川行  
 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  
 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  
 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  
 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  
 圍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  
 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

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  
 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  
 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  
 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  
 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  
 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  
 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  
 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  
 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

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年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

達清強北擊劔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等及搆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

雖小事不能即決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  
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  
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  
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  
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  
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將有威惠士卒畏  
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脅乃匿  
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帥全  
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  
其愛女及囊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為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  
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  
縣皆起兵應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  
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今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  
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  
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  
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  
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  
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  
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

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  
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  
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  
雄署為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俄虎  
捷指揮使呂翰為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  
武懷節戰擢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  
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  
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  
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璚率州民為

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  
於金堂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賊將  
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為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  
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為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  
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  
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  
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  
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  
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  
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

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  
 欲稱疾東歸度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  
 不可輕去全城猶豫未決會有訴全城及彥進破蜀  
 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  
 祖以全城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  
 書問狀全城等具伏詔曰王全城王仁贍崔彥進等  
 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  
 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祖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  
 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  
 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

群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  
 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改金銀犀玉  
 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  
 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  
 而全城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  
 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城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  
 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  
 於武德養蠶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  
 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  
 之寧息而思武軍節度王全城武信軍節度崔彥進



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謚即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尋典而周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汝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巴克金陵還卿節

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為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眾軍旅樂為之用默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閣門祗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為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為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為

三班奉職監鳳翔蓋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  
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  
掃遺稗自入凱禁絕而眾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  
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  
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  
橋梁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  
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  
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  
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猶鈇掠以為內殿崇  
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檢張岳護糧道于青

眉浪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來擊之復  
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眾三萬凱以兵  
六十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餘級賊自蹂  
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為并代州鈐轄管  
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  
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還徑  
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賓州刺史久  
之召遷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即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為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  
澤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

武四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日帝諭以唃氏未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抱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克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書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劔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為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為晉州刺史時有

字四百八十八  
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為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璋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璋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為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為尚食使敗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為隨澤二州刺

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為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為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為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

歷諸司副使仕周為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為天長  
 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為左驍騎大將軍  
 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  
 大軍伐蜀為鳳州路壞若使與元降王全斌命繼濤  
 權府事全斌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  
 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官妓金帛全  
 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為彭州刺  
 史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為帥率眾攻彭州繼濤與都  
 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  
 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

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  
 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典未  
 加齊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  
 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  
 其家粟帛

高彥暉荊州漁陽人仕契丹為瀛州守將世宗北征  
 以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  
 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  
 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  
 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

三百七十五字  
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  
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  
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  
彥暉老将練習邊事上聞其歿甚痛惜故並命優恤  
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  
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  
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倭抗章以察重進向  
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  
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  
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  
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  
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  
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  
稱焉

列傳卷第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宋史二百五十六

開禧置司上舊置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選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

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  
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  
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表為掌書  
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  
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  
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  
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  
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  
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  
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

賢發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為言上曰卿但  
進敕朕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  
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第尹開封同  
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既拜相上視如左  
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  
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  
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  
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帝不出久之間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



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上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資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

以廣其居又管邸店規利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賂翫法及劉偉偽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細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為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鏐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請

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壘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各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  
 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  
 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  
 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  
 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  
 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

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  
 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  
 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  
 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  
 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  
 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為可慮苟或更圖稽緩  
 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  
 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  
 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

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臣竊以為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領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

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闔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於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為上策將

四百令十  
王青刊  
帥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  
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畱神  
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  
丹較勝負我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  
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  
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  
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無首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  
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心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

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  
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  
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歷考  
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借曩賢况為邦在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為政  
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  
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  
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  
開國元老叅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  
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  
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  
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  
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日未察使  
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  
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  
以馳騫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  
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  
生民何患在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  
知慮庸淺故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

苟用不失寧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  
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用拜太保兼侍中帝  
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古人耻其君不及堯  
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  
陳象與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  
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  
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為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  
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此類李  
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  
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

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  
 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  
 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  
 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  
 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別普  
 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  
 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  
 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

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  
 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  
 賜之又特遣使賜晉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  
 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老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  
 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  
 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  
 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  
 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  
 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

甄潜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  
 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  
 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  
 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  
 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  
 為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  
 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  
 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麩各五百石塋  
 日有司設國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

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  
 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  
 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  
 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  
 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  
 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  
 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  
 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  
 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



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  
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  
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  
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  
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  
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  
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

舊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  
將近太宗疾其貪黑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  
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  
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  
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彞才高  
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蕭何指  
蹤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  
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  
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茲為茂

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  
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象固  
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  
宸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  
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  
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  
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  
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  
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為通判未幾代歸又表

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  
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為不  
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  
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  
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  
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  
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  
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  
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  
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

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強狠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擯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輻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

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擯安立神主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祭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擯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

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壘禮比附遂按禮云壘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象柳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日群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群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觀群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

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為年月俱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湏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

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  
 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  
 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  
 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  
 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頽况上僊之初即有遺  
 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况安易以許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  
 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  
 情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考時宜雖曰從

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  
 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  
 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為國子博士孫從政  
 為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  
 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  
 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  
 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  
 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

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  
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  
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  
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  
決方用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傅說告商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為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延羨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  
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  
夫之心歟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十五

